《贝勒尚善寄吴三桂书》

江　宁点校

按：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十一月，清平西亲王吴三桂首先发动旨在分裂割据，破坏国家统一的叛乱，接着一些汉籍将领纷纷响应，不到半年，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。亲政不久的康熙帝，面对危局，力排议和主张，为了平息叛乱，根据各地叛军的不同情况，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十三年（1674）六月，清廷命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（本文书为定南大将军），率军开赴岳州拒敌。尚善离京前康熙曾召见面谕，到达前线后致书吴三桂，此书对研究吴三桂叛乱之初，清廷平叛的策略有重要价值，现公布于下，供清史研究者参考。

定南大将军多罗贝勒书。

开疆和硕亲王老兄足下：自别王驾，不期十五年矣，忆昔握手并肩，均在以壮，弟本懦钝，而今须发皓然，想王福履丰盈，自当益壮也。弟以养老致仕十有余年，经王作乱，蒙皇上不弃，以愚为知人知敌而复用焉。弟思为臣者，不越乎忠之一字，故不惜残喘，欲上报君恩，下报亿兆，是以老夫率兵以出，皇上封弟为定南大将军，谆蒙训谕，谓王非比他人，受我国恩甚重，如果谋为不轨，岂有公主驸马两造滇南且不叛者乎。今观其晚年兴作非王本意，兵勿轻入，窃思此谕，皇上犹然怜王，不忍遽灭吴宗，自古人君，未有加惠叛臣而如此者也。因王悯弟，邀福者不重至，招祸者最易来，时去不返，机失难再噫，是何执事，与谁共谋者哉，此吾翘首以望北风而焦灼者也，是以开陈福危，辞不记聒，倾心以为易结耳。愚弟所见，向者王在明时，仅备臣列，曾未加旷典于王，明世衰弱，被流贼丧败之后，举国皆保家室，重妻子，全生命以从贼，惟王孤身，为国忘家，父死不顾，守忠不降者亦欲效忠，名垂青史。是以王始出境，哭诉皇廷，皇上怜念足下之忠，甫动大兵，一举而剿灭，为足下复君父之仇矣。

忠于明世，自当哀恳皇上，继立明嗣，忠名何异尹周，为万世之表则也，彼时王未求立明后，重义且举国献君矣，臣复君仇，子雪父恨，感扶助之恩，而举国献君者，忠、孝、义，王俱尽矣。当斯时也，理宜埋名，不恋清职，乃王复为清臣，且欲示信，谓明族封王驻扎吐番者，不可不伐，王亲率士卒以定永历，以此观之，王实重义以事清。是以皇上洞鉴信任，本朝如许功臣尚未恩及，以足下微功，即封亲王，执掌省分，命处边疆，恩泽可谓至极矣。皇上复加恩将公主下嫁汝子，联为近亲，又令足下养兵，每年协助钱粮不下亿万，以此之

重恩，较明世若何？

足下夙夜黾勉，答报君恩，已二十余年矣。今皓首而忽变者，余实弗解，闻有去王号，而让明世之语，果如此亦为臣谊不忘旧之忠心也，果欲尽忠明世，彼时即宜扶立明嗣，不当复受职，不当请伐永历，今旧君之嗣以灭，希冀富贵投顺清朝，受多年之恩泽，而此时转心，欲尽忠于旧主，亦属何益。不然，抑指明世而欲传后世，当公主驸马去时即宜举动，彼时又不举动，今已知子孙为质，而始举动者，再复何心哉。即或侥幸一时，遽成大事，使子孙被戮，亦犹蜂让密，而为是以未久即行变更，顿改初心，忘重恩，背君上，失臣节，不计子孙，绝灭宗祧，凡所闻之人，及妇人女子尚为怆恨。

愚弟身任将军，持节临兵，举麾督众，直抵王疆，犹然窥其形势耶。惟思与王把背之交，讵忍加兵而为己立功哉？老夫已解王意矣，岂非为宇内升平，干戈久贮，名士衰迈，乘国不备之际，及此一举，破打(竹)之势，而易得来者，盖福自天申，虽百计经营，皇天不佑又何益焉。王谋谬矣，一世之名，败于一时，岂不痛可惜乎？！王在明时，不过一总兵官耳，国破不降，而能请兵灭贼，以复君仇者，可谓尽忠于明世矣。投我满洲，一意事君，能致天下太平者，可谓尽义于清朝矣。人子能荣宗祖，由列臣而进封王爵者，可谓尽孝矣。使子孙崇荣，得尚帝女者，可谓尽仁矣，忠、孝、仁、义，王尽得矣。贵为亲王国戚，富有七省，自古至今似此亦属罕有，今耄耆而反如童稚，轻纳人言，而弃数十年之芳名，甘为寇盗者，余实为王耻之。所耻者何如，谓王为明臣，灭明嗣，伐永历，俯首而为清臣，可谓忠乎？为子已光祖宗之陵墓，今复使掘棺而碎尸，可谓孝乎？使子孙陷于敌国，无计可出，引领(颈)受死，可谓仁乎？既已承恩受职，猝然负君而叛，可谓义乎？忠、孝、仁、义皆忘。

止欲独掌天下，亦当固根本，收民心，练士卒，积粮饷，选将帅，计处万金(全)，方可举动，祗缘一时之念，希图侥幸，岂不殆哉。今我兵云集，得失之形已著，王何犹豫焉，事异形殊，形分迹异，天下佑王者，以王有罪之故耳，王一身而为两朝臣，实未尽心于一主，乃不忠之罪也；为子不能保父尸，乃不孝之罪也；为父而使子孙绝灭，乃不仁之罪也；承人恩而后背负，乃不义之罪也，足不(下)戴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之大罪，何以为君而治天下，收民心哉！以此服人，以此保族，以此收民，实同卧草求安，巢幕为固也，岂非自欺乎？兹者智士寒心，谋士捐策，勇士怀忿，皆欲诛逆，此乃见义而进，遇难而退之细人，慕一时之利，并未深计大事，以为至易，曲迎王意，共同富贵耳。王一时未能预度，业经举动，相持日久，胜负昭然。斯时也，捐躯而为王效死者谁乎，间有一二欲报王恩，王复春秋高迈，设为子孙谋，世子又监禁京城，前不能进，后不能退，立于两歧，自身妻子，尚不能保复，何心而为王争大事乎？莫若详察愚陈，俯首自责，返身认罪，皇上仁明好生，决不泯王善而降大罪，如此上可免负君之罪，下可安万民，则父号子叹之难，从此息矣。王又去贼盗之名，而锦(绵)宗祖之祀，世世子孙，富贵可继矣。若不计此利理，必欲一举而图成事者，自当整兵约日，以绝胜负，不然岂有束手而奉天下于王乎？计大事而不果者，非丈夫之行也，为此定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谨拜。